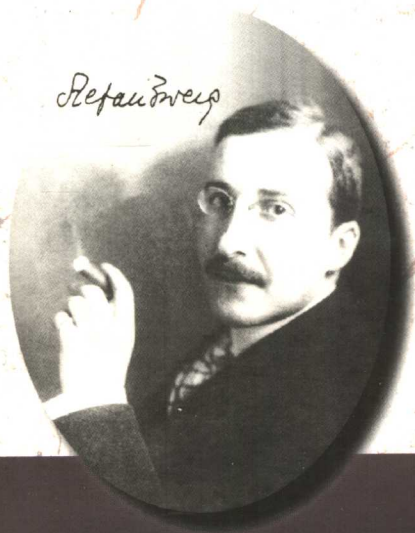


约瑟夫·富歇

Joseph Thomy-Fugère

约瑟夫·富歇

一个政治家的画像



茨威格 传记系列

「奥地利」茨威格
赵燮生 刘平/译

64

安徽文艺出版社

记系列

约瑟夫·富歇

一个政治家的画像

[奥地利] 茨威格
赵燮生 刘平 /

策划 / 梦湖
主编 / 赵燮生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政治家的画像:约瑟夫·富歇/(奥地利)茨威格著;赵燮生,刘平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9

(茨威格传记系列/赵燮生主编)

ISBN 7-5396-1932-5/I·1808

I. 一... II. ①茨...②赵...③刘... III. 富歇(1759~1820) — 传记 IV. K835.65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7628 号

一个政治家的画像——约瑟夫·富歇

(奥地利)茨威格 著 赵燮生 刘平 译

责任编辑:岑 杰

出版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125

插 页:2

字 数:170 000

印 数:5000

版 次: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932-5/I·1808

定 价:12.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约瑟夫·富歇是当年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也是古往今来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但他却没有受到同时代人的喜欢，更没有受到后人公正的对待。拿破仑在圣勒拿岛，罗伯斯比尔对雅各宾党人的讲话，卡尔诺、巴拉斯、塔列朗^①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法国所有的历史学家，不管他们是保皇党人、共和党人，还是波拿巴分子，只要提到他的名字，无不怒火中烧。天生的叛徒、可怜的阴谋家、圆滑的爬虫、惯于倒戈的家伙、卑劣的警探、无耻的道德沦丧者，没有一种充满蔑视的骂人话他得以幸免。拉马丁、米希累、路易·勃郎^②，谁都没有认真地设法探究他的性格，更确切地说，是他值得赞叹的顽强的性格。他在生活中的真实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路易·马德林^③那部宏伟的传记中（本书及其它有关著作中的故事，大部分取材于这部巨著），否则，历史就要把他这样一个人作为微不足道的配角，悄无声息地推到后排，其实，他在世界的转折期中，曾领导过所有的党派；他在党派斗争中是唯一的幸存者，在心理战中战

① 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

② 均为法国历史学家。

③ 法国现代历史学家。

胜了拿破仑和罗伯斯比尔这样的人物。有时，他的形象在描写拿破仑的戏剧或轻歌剧中一闪而过，但往往是作为老一套的配角，无非是诡计多端的警务大臣，一个预料中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式的人物。平淡的表演总是使一个幕后政治家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配角。

只有一个人，由于他本人伟大，而且从他本人的高度，看到了这个独特的人物的伟大之处，他就是巴尔扎克。他具有高度的才智，同时又具有敏锐的思想，不仅能够看到时代的表象，而且总能窥其内幕，他毫无保留地认识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富歇是他那个时代在性格上最令人感兴趣的人。巴尔扎克在他的感情化学中，习惯于把各种激情，无论是所谓英雄的激情还是所谓的卑劣的欲念，视为完全等价的元素。他对伏特林那样的地地道道的罪犯和路易·朗贝^①那样的道德天才，都同样地赞叹。他衡量一个人，从来不去看他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只看这个人的意志力和激情的强度。巴尔扎克一眼看中了这个在革命和帝国时期最受蔑视、最受鄙弃的人，把他从故意藏身的阴暗处拖了出来。他把这位“独一无二的天才”称之为“拿破仑驾前独一无二的大臣”，“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他还说，“这样一类人，在他们的表象下有着如此深邃的内心，他们的行为一时是不易看透的，只在事后才能被人所理解。”这话听起来和伦理学家们的轻蔑论调大不一样！在他的长篇小说《黑暗的勾当》中，他特地用一页写了这个“阴郁深沉、非同寻常、鲜为人知的有才智的人”。他写到：“富歇那独特的、引起拿破仑害怕的天才，并不是一下子显露

① 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

出来的。这个不出名的国民公会的议员是当时最杰出,同时也是最被人错误评价的人物之一。在形势的紧急关头,他成长起来,而后爬了上去。在督政府执政时期,他登上了峰巅。”他既然站在巅峰上,就能以一个思想深邃的人的眼光,通过正确地评价过去的经验,清楚地预见未来的局势。后来,他在雾月 18 日政变中,一下子显示了他的机警,就像一个平庸的戏子,突然闪出耀眼的亮光,成了出色的演员。这个脸色苍白、在修道院的教育下长大的人,了解他所属的山丘党的一切机密,后来他转保皇党,也同样了解保皇党的种种机密。这个人从容不迫地默默地研究政治舞台上的人、事件和活动。他看透了波拿巴隐秘的内心,给他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宝贵的情报……当时,无论是他的新同事还是过去的同事,都没有料到他的才能如此卓越,这种才能根本上是一种执政的才能,确切地说,是料事如神的预见能力和难以置信的洞察力。巴尔扎克如是说。他对富歇的敬重之词,使我第一次注意到富歇。多年来,我不时地关注着这受到巴尔扎克赞誉的人,这个被他称之为“控制人的能力超过拿破仑”的人。然而富歇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政治事件中,都是一个躲在幕后的人物,他不喜欢让人看到他的真面目和他的意图。他几乎总是置身在事件里面,置身在各党派的内部,在他匿名的职务掩护下,不露面地活动着,就像钟表里的机械一样。只有在发生动乱时,在他的人生道路急转弯时,才能偶尔捕捉到他那一闪而过的侧影。还有更奇怪的!富歇那倏忽露出来的侧影,一眼看去,没有一次是和另一次相同的。1790 年,他是教会学校的教师;到了 1792 年,他成了没收教会财产的人;1793 年,他成了共产主义者;五年后,他变为百万富翁,又过了十年,他受封为奥特朗托

公爵,这竟然是同一个人,同样的皮肤,同样的毛发,简直叫人费尽力气也难以想象。然而,他每次变换模样越是大胆,我对他这个近代最地道的马基雅弗利^① 主义者的性格,或者不如说是无性格,便越是感兴趣,他那完全隐于幕后的、神秘的政治生涯便越发促使我去探究,我也越发觉得他的形象独特,甚至是有魔力的。于是,出于纯心理学研究的乐趣,我竟意外地动笔写起约瑟夫·富歇的历史来,以便为尚未形成但很有用的“权术家生物学”尽点力,因为权术家是世人还没有充分研究的现代最危险的思想种族。

我知道,为一个完全无视道德标准的人写传记,即使这个人像约瑟夫·富歇那样独特而重要,也是同时代显而易见的需要背道而驰的。当今,我们的时代需要和乐意接受的,是英雄的传记,因为如今缺乏在政治上富有创造性的领袖形象,以至要到过去的岁月中寻找崇高的榜样。英雄传记可以陶冶情操,振奋人心,促人向上,对它这样的威力我丝毫没有低估的意思。自普卢塔克^②降世以来,英雄传记对成长中的一代和任何时代的青少年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从政治上来说,英雄传记包含着伪造历史的危险,因为它们使人以为自古以来世界的命运原来都是由真正居于领导地位的人物决定的。一个英雄人物仅仅以他的存在,便可以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内,控制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毫无疑问的,但仅仅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现实的、真实的生活里,在政治力量活动的领域里,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是历史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② 普卢塔克(46~120),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序 言

起决定作用的很少是才智杰出的人,也很少是思想纯洁的人,而往往是低劣得多然而比较机警的一种人,即幕后活动家。这一点必须强调指出,以便警告所有对政治深信不疑的人。1914 和 1918 年,我们亲眼看到,在世界历史上,战争与和平不是由理智和责任感来决定的,而是由品性极其可疑、智力欠缺的幕后人物决定的。我们最近每天都能看到,各国人民仍然老老实实在地把他们的孩子和前途放心地托付给可疑的、往往充满罪恶的政治游戏;而在政治游戏纵横捭阖的并不是品格高尚、视野开阔的人,不是具有坚定信念的人,而往往是我们称之为权术家的职业赌徒,是手法巧妙、满口空话、厚着脸皮的冷酷的行家。拿破仑在一百年前曾说过,政治已成为“现代的毒瘤”,如果最近的天命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为了自卫,就得设法去认清躲在权势后面的人的本来面目,以便看出他们得势的秘密。但愿这本约瑟夫·富歇的传记能对政治家类型学作出贡献。

1929 年秋于萨尔茨堡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冉冉升起	1
第二章 里昂屠夫	30
第三章 同罗伯斯比尔的斗争	50
第四章 督政府和执政府部长	83
第五章 皇帝的大臣	124
第六章 反对皇帝的斗争	154
第七章 被迫间歇	172
第八章 与拿破仑的决战	190
第九章 功败垂成	228

第一章

冉冉升起

1759 ~ 1793

1759年5月31日,约瑟夫·富歇——还远远没到受封奥特朗托公爵的时候呢!——生于港口城市南特。他的父母亲是海员兼商人,他的祖先也是海员;因此,他们的继承人自然也得成为在海上漂泊的船员、商人,或船长。然而,这个瘦削、贫血、神经过敏、长得难看的男孩,早年便表明他一点也不适合从事这种艰巨的、在当时的确非常豪迈的职业。航行两海里,他就会晕船;跑上一刻钟,或和孩子们玩一阵子,他就疲惫不堪。对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娇孩子该怎么办呢?父母不无忧虑地思忖着,因为在1770年的法国,思想上已经觉醒的、急于显露头角的资产阶级还没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在法院,在行政部门,在每个机构,最肥的肉都留给了贵族。在宫里谋个一官半职,得有个伯爵的爵徽或男爵的领地。在军队里,平民即使熬到头发花白,也顶多当个下士。在这个内政废弛、腐败透顶的王国,第三等级还是到处被排斥。无怪在二十五年后,

它用拳头来索取它长期以来低声下气地伸手乞求而遭到拒绝的东西。

剩下来的只有教会了。这个千年王国对世界的理解远远胜过历代王朝，它头脑比较聪明，思想比较民主，胸襟比较开阔。它总是为每个有才能的人提供合适的位置，甚至把出身最低微的人招到它无形的王国里来。小约瑟夫于是进了奥拉托利修会的学校，由于他学习成绩出色，毕业后，修会欣然委派他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师、校监和训导员等职务。自从耶稣会的教士在法国被驱逐出境后，天主教的教育由修会主持。年仅二十岁的约瑟夫在修会里取得这样的名分和职务，虽然不值一提，毫无飞黄腾达的希望，但毕竟是在一所学校里，他可以自我培养，边教边学。

他如果立志当教士，倒有可能高升，将来会成为神父，有朝一日甚至说不定会当上主教或红衣主教。但是，约瑟夫在他发迹的最初和最低阶段，就已经显露出他行事的性格特征：他不喜欢完全地、矢志不移地永远效忠于某个人或某件事。这就是约瑟夫·富歇的典型作风。他身穿教士服，头顶上剃掉头发，过着像其他精神之父一样的修道士的生活。在奥拉托利修会的十年中，他外表和内心同其他的修道士没有什么区别。但他没有接受神职，没有向上帝宣誓。他历来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给自己留有后路，保留改换门庭的可能性。他献身教会也只是暂时的，不是完全献身给它，就像后来对待革命、督政府、执政府、帝国和王国的态度一样，就是对天主，更别提一般的人了，约瑟夫·富歇都不会宣誓终身效忠的。

这个脸色苍白、不抛头露面的准修士，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在修道院的走廊寂静的斋堂里度过十年光阴。他在尼奥

尔、索缪尔、旺多姆和巴黎等地教过书，但他几乎没有感觉到地点的变换，因为在任何一个城市，教会学校的教师过着同样孤寂、贫寒、默默无闻的生活，永远被关在沉寂的围墙里面，永远与世隔绝。他给二三十个、四十来个脸色苍白、身穿黑袍的小学生上课，教他们学习拉丁文、数学和物理，带他们做弥撒，在寝室里监视他们，独自阅读学术书籍，吃粗劣的饭菜，拿可怜的薪水，穿一身贫寒的黑袍，过着平淡的教士生活。他像是僵化了似的，超然物外，远离时空，虚度光阴，毫无抱负。就这样，孤寂的十年过去了，生活暗淡无光。

但是，在教会学校的十年里，约瑟夫·富歇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对他这个未来的权术家大有用处，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沉默的技巧、隐瞒自己思想的主要技能、观察人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的高超本领。从此，他在一生中能控制脸上的每一根神经，即使在冲动时也不感情外露。在他那僵硬的、仿佛在沉默中变得死板的脸上，从不流露出一丝愤怒、痛苦和激动的表情。他以同样低沉而单调的声音不动声色地说出最平常和最可怕的话语；他以同样轻轻的脚步声走向皇帝的寝宫和喧闹的群众集会。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是他在修道院的十年里学到的。早在他登上世界舞台之前，罗耀拉^①的弟子便使用祈祷练习磨练了他的意志；千百年来形成的布道艺术宗教辩论训练了他的口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大权术家：塔列朗、西哀耶斯和富歇，都来自教会学校，在他们还没有登上讲坛的时候，便已成为对人的心理观察入微的大师，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尽管他们的性格迥异，但古老的相同的传统远远超

^① 16世纪西班牙神父，耶稣会的创始人。

出他们个人的范围,在决定性的一刻,给他们打上相似的烙印。此外,富歇还具有钢铁般的、斯巴达克式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内心厌恶奢侈和浮华,善于把私生活和个人情感隐匿起来。富歇在修道院阴暗的走廊上度过的十年并没有白白失去,他边当教师边学习,学到了取之不尽的东西。

在修道院的围墙内,在教规极其严格的封闭的环境中,这个奇特、柔顺而不安宁的灵魂受到教育,得到发展,学会了观察人的心理的高超技能。多年来,他只能在狭窄的教会圈子里活动,无法崭露头角。但到了1778年,那场社会风暴席卷法国,并且刮进了修道院的围墙内。在奥拉托利修士们的禅室里,就像在共济会的俱乐部里一样,也在讨论着人权问题。一种全新的好奇心驱使这些年轻的教士们迎向资产阶级,就像好奇心驱使物理和数学教师热衷于当代各种令人惊奇的发现,热衷于最初的飞行器——气球,热衷于电和医学方面的了不起的发明一样。这些教士们寻求同思想界的人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是由一个很特别的小团体促成的。这个小团体叫做“罗萨蒂”,有点像童话中的“安乐国”。该市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快活的小团体里聚会。这里的聚会并无引人注目之处,无非是那些不修边幅的小资产阶级朗诵几首小诗,或是作些文学方面的演讲。军人同平民混杂在一起;在这里,教会学校的教师约瑟夫·富歇也很受欢迎,因为他讲得出物理学的最新成就。他在这儿常常坐在一群伙伴中,倾听工兵上尉拉萨尔·卡尔诺朗诵他自己写的讽刺诗,倾听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比尔在餐桌上发表令人头晕目眩的、颂扬“罗萨蒂”的演说,这个脸色苍白、嘴唇薄薄的律师那时还很重视他的贵族身份呢。那时,地方上的人还很欣赏爱探讨哲理的18世纪的最后气

息，罗伯斯比尔先生还在悠闲地写他秀丽的诗歌，还没有到他签署死刑判决书的时候呢；瑞士医生马拉还在一部缠绵悱恻的感伤小说，还没有起草严峻的共产主义宣言；波拿巴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少尉，正在该省的一个什么地方尽力写一部模仿少年维特的小说。暴风雨还在地平线后边，一点迹象都还看不见。

然而造化弄人：这位头顶上剃掉头发的教会学校的教师，正是和这位脸色苍白、神经过敏、野心勃勃的律师德·罗伯斯比尔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好得甚至要结成姻亲关系，因为马克西米连的妹妹夏绿蒂·罗伯斯比尔打算叫这位奥拉托利修会的教师放弃取得神职的念头，人们到处在私下议论他们的婚事。这门婚事最终没有成功，至于什么原因，这一直是个秘密，但也许是这个原因引起两人互相仇恨。他们曾经是要好的朋友，后来斗得你死我活，彼此间的仇恨十分可怕，并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影响。可是在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雅各宾主义，也不知道将来会互相仇恨。相反，当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比尔作为三级会议代表被派凡尔赛，参与制定新宪法的时候，正是头顶剃掉头发的教士约瑟夫·富歇资助了这个贫困的律师德·罗伯斯比尔，给了他路费，为他做了一套新衣服。这是富歇惯用的手法：把一个人扶上马，让他在世界历史上纵横捭阖。他后来也常常为其他人这样做过。然而也正是他，在决定性的一刻出卖了老朋友，无情地在背后把他倒在地上。

这次三级会议动摇了法国社会制度的基础，就在罗伯斯比尔动身参加会议后不久，奥拉托利修会的修士们在阿拉斯也发动了一场小小的革命。政治侵入了修士们的斋堂，机敏

的约瑟夫·富歇向来能窥测风向的变化,此时他扬起了风帆。他建议派一个代表团去国民会议,表达教士们对第三等级的同情。然而这个一贯小心谨慎的人,这次行事过早了些。他的上级虽然无法正式处罚他,但把他调往南特的一所教会学校,以示惩罚。他小时候就是在这所学校学到了科学的基础知识和为人的基本技能的。

然而现在他已经经过世面,显得成熟了,不想再去教那些半大的孩子们学习乘法表、几何和物理。他是窥测风向的行家,感到社会风暴正在国内形成,政治将主宰世界,于是他钻进了政治里!他一下字脱掉了教士服,在头顶上重新留起了头发,不再给幼稚的孩子们上课,而是给南特勇猛的资产阶级宣讲政治。一个俱乐部成立了——政治家们发迹往往始于这一类进行口才实习的讲坛;仅仅过了几星期,富歇就已当上了南特“宪法之友”协会的主席。他赞颂进步,但很小心谨慎,很有自由主义思想,因为在这个庸俗的商业城市,政治气压表的指针指向“温和”,南特人不喜欢激进主义,他们担心他们的贷款收不回来,他们尤其希望他们的生意兴隆。他们也不喜欢解放奴隶之类的离奇计划,因为他们从殖民地可以获取肥得冒油的利润。所以约瑟夫·富歇马上起草了充满激情的致议会书,反对废除贩卖奴隶,虽然他因此被布里索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但他的声誉在更小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并没有降低。为了及时地增强他在资产阶级(那是未来的选民)中的政治地位,他匆匆地同一个富有的商人的女儿结了婚——姑娘很丑,但陪嫁丰厚。他已经预感到第三等级很快就会成为统治阶级,在这一时刻他急于快速地彻底变为资产阶级。

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真正的目标做准备。国民公会

第一章 冉冉升起

选举一公布，这位前教会学校的教师便以候选人的身份出现了。每位候选人如何行动呢？候选人首先向善良的选民作各种保证，他们爱听什么就答应什么。富歇发誓说，他将保护贸易，保护私有财产，尊重法律，他斥责乱党的头目，要比批评旧政权激烈得多，因为在南特从右边刮来的风要比从左边刮来的风强得多。1792年，他果真当选为国民公会的议员，议员的三色帽徽有很长一段时间代替了教士的圈发，那圈发他还隐而不露地悄悄地留着。

约瑟夫·富歇在选举之时是三十二岁，他不是一个英俊的人，根本不是。他身体瘦长，形容枯槁。一张狭窄的颧骨突出的脸，紧绷着皮肤，很丑，叫人看了很不舒服。鼻子尖尖的，一张老是闭着的嘴也是又尖又窄。沉重而又困倦的眼皮老是耷拉着，遮盖住那一双狡诈的冷冷的眼睛，猫一般灰色的眼珠像一对小玻璃球。这张脸，这个人，像是整个儿有缺陷，没有一点儿生气：他看上去像是煤气灯下的人影，苍白无力，萎靡不振。眼睛里没有神采，举止间没有动感，嗓音中没有铿锵有力的音色。头发稀疏，一绺绺地下垂，两道眉毛略呈红色，淡得几乎看不见，脸颊一片灰白，仿佛是色彩不足，没法给他染上健康的脸色。这个坚韧、有无穷工作精力的人，看起来总像个疲惫的、正在康复期的病人。

每个看到他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这个人的血管里流的不是殷红的热血。事实上也是这样，在精神上他是属于那种冷血的人。他对粗野的、使人入迷的情欲一无所知，女人和赌博都引诱不了他。他不喝酒，不喜欢挥霍，不去从事需要力气的体育活动。他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生活在文件堆里。

他从来没有显露过愤怒的神色，脸上从来没有一丝紧张的表情。他只是在他那薄薄的没有血色的嘴唇上泛起浅浅的微笑，有时彬彬有礼，有时含有讥讽。在他那副土灰色的憔悴的面具下，谁也无法看出他真正激动的心情；他的一双眼睛掩在他红肿的沉甸甸的眼皮下，从来也不会流露出他的意图和他的思想活动。这种不动声色的冷血性格也是富歇真正的力量所在。神经控制不了他，情感引诱不了他，他的激情全藏在无法穿透的脑壳里。他善于巧妙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同时暗中警觉地窥视着别人的错误。他听凭别人把激情耗尽，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精疲力竭或在失去自制力之后暴露他们的弱点，然后他才无情地给予猛击。他这种静心等待的耐心，具有可怕的优势：谁能如此等候，如此隐藏，谁就能迷惑最为训练有素的对手。富歇善于不动声色地作一个仆人，善于逆来顺受，听到最粗鲁的辱骂，连眼睫毛都不动一下；遭到令人难堪的侮辱，只是冷冷地微笑。威胁也好，怒斥也好，他都无动于衷，他那冷漠的性格不会有一点改变。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这两个人在他铁石般的冷漠面前都像浪花撞在岩石上一样撞得粉碎。三代人，整整一个民族，在狂热中怒号，又在狂热中沉寂，只有他，始终保持冷静和高傲，是唯一不动感情的人。

这种性格上的冷漠便是富歇真正的天才所在。他的肉体既没有抑制他，也没有诱惑他。他仿佛在一切心灵的豪赌中不在场似的。血气、感官、心灵，这一切是把一个真正的人搞得迷乱的感情要素，但在这个隐藏的人身上却一点也不起作用，他的整个激情都涌进了大脑。因为这个干巴巴的谋略家有一种恶习：喜欢冒险，嗜好搞阴谋。然而，由于他具有才智，他才能要尽阴谋，并从中得到享受。纷争和混乱给了他无穷